

本书是《反对自由主义》一书的姐妹篇，作者企图从保守主义的立场融摄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在本书中，他通过阐发保守主义的四个基本信念以及政治道德的三个层次，对此做了很有意思的尝试。正是借助于这一构架，作者在普遍意义上汲取了自由主义的根本洞见，在社会层次上借鉴了社群主义的理论资源，在个人层次上既克服了自由主义的缺陷，又避免了社群主义的偏颇。

为 保守主义 辩护

保守主义最强有力的版本是以保守主义的态度为起点的，这种态度是在一种莫基于怀疑主义、多元主义和悲观主义基础上的政治道德中得到表达的。

(美) 约翰·凯克斯 著
应奇 葛水林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现代政治译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保守主义辩护/(美)凯克斯著;应奇、葛水林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2
(现代政治译丛/吴源主编)
ISBN 7-214-03422-0

I. 为... II. ①凯... ②应... ③葛... III. 保守主义-美国 IV. D0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0941 号

A Case For Conservatism

Copyright © 2001 by John Kekes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03 by JSPP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Via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2-036 号

书 名	为保守主义辩护
著 者	(美)约翰·凯克斯
译 者	应 奇 葛水林
责任编辑	余江涛 汪意云
责任监制	蒋子平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展望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5 插页 2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422-0/D·526
定 价	16.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前 言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民选的保守党政府在大多数工业化民主国家执政已经有许多年头了。在所有这些国家中,不管在朝还是在野,保守党都已经成为主要的政党。选民们经常把注意力集中在接受和拒斥易于认同的保守派政策。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自由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政府、政党和政策。但事实是,在存在大量对自由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政策的理由进行充分的和道德上坚定的辩护的同时,对保守主义的政策类似辩护却付之阙如。这种情形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选举中赢得的胜利是理性和道德的胜利,而保守党的胜利则标志着激情压倒了理性,自利压倒了道德。

对这种错误印象的部分解释就是,那些从事反省而不是介入现实政治的大多数人——包括大学教师、作家、记者、新闻广播员和学者——都是自由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但保守主义者们也要对产生这种错误的印象负责,因为讲道理的和道德上坚定的保守主义者的声音并不能经常被听到。即使发出了这种声音,它也常常是采取对自由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政策作出反应的形式,而不是提出建设性的替代方案的形式。

本书的目标就是试图改变这种状态。一本书所能完成的任务是有限的,但也许它将会表明,保守主义者不必是沉默寡言的、不讲道理的或麻木不仁的,也许保守主义者们会从比过去所

做的更多地致力于对实际政治的反思中得到鼓舞。无论如何，正是这种希望激励着本书的写作。

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样具有若干不同的版本。与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一样，保守主义者们相互之间在基本价值上也存在着分歧。因此，一开始就声明本书旨在发展和捍卫保守主义的一种特定的版本就尤其重要。为避免迂腐和冗长，这种版本在全书中都被称作“保守主义”。尽管如此，读者应当明白，还存在着其他的版本，也有不接受这儿提出的版本的保守主义者。

本书是作者1997年在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反对自由主义》一书的姐妹篇。那本书基本上是对保守主义的当代主要对手的批判；就本书提倡一种替代性的观点而言，它主要是建设性的。虽然两本书是互补的，但它们可以独立成书。

本书的部分内容利用了以前发表的作品。第二章是以发表在《哲学》(*Philosophy*, 72, 1997, pp. 351 - 374)上的“什么是保守主义”(“What is Conservatism?”)一文为基础的；第六章吸收了发表于《美国哲学季刊》(*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2, 1985, pp. 37 - 46)上的“道德约定论”(“Moral Conventionalism”)一文和发表于同一刊物(23, 1986, pp. 83 - 93)上的“道德直觉”(“Moral Intuition”)一文的部分内容；第八章则与《反对自由主义》一书的第六章有部分重合。

詹姆斯·古安洛克(James Gouinlock)、华莱士·马特森(Wallace Matson)和埃文·辛普森(Evan Simpson)阅读了手稿的倒数第二稿，并提出了极有帮助的批评意见，从而使书稿有很大的改进。埃里希·弗里德(Eric Fried)和安东尼·奥赫尔(Anthony O'Hear)对部分手稿做了类似的事情。我对他们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把手稿转化成一本著作的工作是在罗杰·海登(Roger Haydon)的指导下进行的。他的高效率、善意

以及对不同于他自己的观点的同情，使他接近作为一名编辑的柏拉图式的理想。

作者欢迎读者关于本书的批评意见。

约翰·凯克斯
于纽约

前
言



目 录

前 言	1
导 论	1
第一章 保守主义态度	5
朴素的保守主义	6
保守主义反思的起点	14
保守主义反思的模式	17
保守主义反思的目标	22
反思的保守主义	27
第二章 何谓保守主义?	28
理性主义还是信仰主义	29
绝对主义还是相对主义	33
个人还是社会	38
完美的还是堕落的	43
保守主义:初步的概括	47
第三章 趋善	51
人性与主要价值	52
主要价值与怀疑主义	57
次要价值与传统	61
多元主义与传统主义	64
趋善	69

第四章	避恶	72
	邪恶及其后果	73
	邪恶为何盛行	76
	启蒙运动的信仰	84
	启蒙运动信仰是站不住脚的	88
	悲观主义与避恶	94
第五章	道德的强制性	96
	必要习俗	99
	必要的和坚守的习俗	104
	厌恶的道德重要性	108
	道义上的厌恶感与必要习俗	113
	保守主义与普遍层次的政治道德	119
第六章	道德传统和道德认同	121
	道德传统	122
	道德认同和涉及的相关知识	130
	道德直觉的正当性	137
	批评、变革与宽容	143
	保守主义与社会层次的政治道德	149
第七章	道德权威	153
	一般意义上的权威	154
	道德权威的性质	162
	道德权威的资格	166
	道德权威的正当性	176
	保守主义和个人层次的政治道德	179
第八章	正义的理想	185
	保守主义政治道德的三个层次	185
	正义的概念	188
	正义的内容	196

	道德不平等·····	202
	正义的限制·····	210
第九章	基本信念·····	215
	多元主义·····	216
	怀疑主义·····	225
	传统主义·····	231
	悲观主义·····	239
注 释·····		246
译者附记·····		258



导 论

本书是为了说服明智的以及道德上坚定的人们相信,生活在保守的政治安排之下比生活在目前能够得到的任何别的替代性安排之下更有可能过上良善的生活。保守主义是一种政治道德。说它是政治的,是因为它所关心的是使一个社会变得良善的政治安排;说它是道德的,是因为它坚持认为一个社会的良善依赖于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生活的良善。

由于其倡导者在如下问题,即什么样的政治安排使一个社会变得良善上存在分歧,保守主义有不同的版本。尽管如此,它们在如下这一点上并无分歧:必须通过反思这种安排存在于其中的社会的历史,以便找到正确的政治安排。这些安排中有一些已经被证明是有助于良善生活的,另一些则是有害于良善生活的。保守主义者旨在保守前者,改进后者。因此,保守的态度并不是支持传统安排的不加甄别的偏见,而是对经受住了时间考验的传统安排的一种合理的和反思性的辩护。

这里所辩护的保守主义,其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它持有四种基本信念:怀疑主义、多元主义、传统主义、悲观主义。这些信念并不是发明出来用作评价政治安排的外在标准的理论构造。它们是政治安排本身的构成性特征,是能够部分地解释为什么这种安排有助于良善生活的特征。这些信念是从政治安排中抽离出来,而不是作为从某些哲学的、政治的或道德的理论推演出来的结论强加于后者的。

保守主义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它坚持认为任何适当的政治道德必须具有三个层次：普遍的、社会的和个人的。一个良善社会需要在这三个层次上都得到可能性和限制性的保护。可能性是良善生活必不可少的条件；限制性则禁止破坏这些条件。这些可能性和限制性中有些是普遍的，因为它们是所有良善生活都需要的，不管人们把这种良善生活理解成什么样的；另一些是社会的，因为在一个特定社会的语境内，存在一些所有良善生活都需要的条件，尽管这些条件通常会随着社会的不同而有异；还有一些是个人的，因为它们只是特定的良善生活观念所需要的，而且会随着这些观念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每种良善生活都有普遍的、社会的和个人的必要条件，而保守主义者们相信政治道德的目标就是保护在所有这三个层次上的条件的政治安排。

政治道德既关心实现良善，也关心避免邪恶。前者要求强调可能性，后者要求强调限制性。前者是使个人能够过他们自己的良善生活的政治安排的有益的贡献。保守主义的所有主要的当代敌手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点上的。它们彼此之间只是在如何实现这种良善上产生了分歧。赋予通过确立限制来避免邪恶以同等的重要性也是保守主义的一个更为独特的特征。一个良善社会必须禁止某些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所禁止的是什么样的方式则要视良善生活的普遍的、社会的和个人的条件而定，因为它们是在一个特定社会的政治道德中被历史地理解的。这些历史性的观念的合理程度则要看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怀疑主义、多元主义、传统主义和悲观主义这些基本的保守主义信念的根本的重要性而定。

保守主义的辩护者们和批评者们都认为，达致系统的陈述和辩护并不是一种立场。用来支持这个观点的一些主要的理由是保守主义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实践上的，而一种实践活动是不能被完全系统化的；保守主义只是对政治安排中不明智的变革

的拒斥,因此它本身并不拥有能够被系统化的实质性的内容;而且保守主义是对意识形态政治的一种反应,因此它与对它的系统化是不相容的,因为那将会使保守主义成为不过是它恰恰反对的意识形态观点的另一个实例。这些论断中的每一个都有所云,尽管如此,结果仍然是:它们都是错误的,因为实际上保守主义能够被系统地陈述和辩护。支持这一观点的最好的论证就是对保守主义作系统的陈述和辩护,而这正是本书余下的章节所要做的。

这些关于论证的结构初步评论说明,本书与关于保守主义的大多数其他著作是不同的。它不是一部保守主义史;^①它不是对各种当代的保守主义者的思想的描述;^②它的核心关切也不是实际的保守主义政治,^③尽管它当然具有实践含义;它并不试图提供使人们倾向于采取保守主义立场的一种特定的气质;^④它不是对某些核心的保守主义价值、理想、学说或原则的一个简单的报道;^⑤它也不是从保守主义角度对社会现状的一种批判的反省。^⑥毋宁说,它是一种阐明保守主义的基本信念、表明它们的正确性并针对批评意见进行辩护的尝试。以往的和现在的保守主义思想,各种心理上的倾向以及目前的政治形势的迫切需要都会对这里要做的辩护产生影响。但它们的影响是次要的和衍生性的,论证的首要关切是为保守主义一辩。^⑦这种辩护受到亚里士多德、大卫·休谟和迈克尔·奥克肖特的政治理念的深刻影响,但本书并不是对他们的思想进行研究。的确,这些杰出人物甚至很少被提到。

有关政治道德的著作的许多读者都会期望得到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建议,在作者看来,如果这些建议被采纳,就会使读者置身于其中的社会变得更加美好。本书不会满足这种期望。在合理的政策被提出之前,有必要对从这些政策中导出的基本信念作系统的表达和辩护。而这正是本书的目标。这并不是说提出

具体的政策是次要的。相反,一种正当的政治道德一定与制定政策的建议密切相关。但什么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本书是与政策的预设有关的,政策本身是另一本书的主题。

在道德和政治思想中没有太大的创新空间,这是典型的保守主义信念。善良和邪恶的基本性质是众所周知的,因为它们是通过世界、社会和人类的持久的特征得以确定的。这一点无需深究,作出新发现的前景是黯淡的。大多数活跃的个人经验和政治经验是熟悉成分的重新排列和重新调整。如果政治安排不利于良善生活,这不是由于对良善和邪恶的无知,而是由于关于它们的知识被其他的考虑所遮蔽了,或者是由于在这种知识如何影响变化着的历史环境上的分歧,或者是由于人们把邪恶放在优先于良善的位置上。

因此,对保守主义的辩护不在于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毋宁说它具有这样的形式:使读者回想起他们已经知道、但在无休止地重复着的、反映盛行的政治正统势力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修辞的冲击下也许易于遗忘的知识。这些提示指向了这样的结论:如果保守主义得到恰当的理解,那么它就能被看作是对于一个良善社会的最好的观点,而这种社会保护了良善生活在其中得以繁荣的政治安排。

第一章 保守主义态度

如果我们对目标采取一种最宽泛的和最明智的观点，那么就既没有失败的目标，也没有胜利的目标……我们为之奋斗的是保持活力，而不是大获全胜。

——T. S. 艾略特：《弗朗西斯·赫伯特·布拉德莱》

保守主义来源于一种自然的态度，这种态度把对有价值的东西的欣赏和失去它的恐惧集于一身。如果有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既不欣赏所珍视的东西，也不担心失去这种东西，那就不能把这种存在物称作人类。而如果有这样的人，那就需要对什么样的特殊环境（如低智商或精神创伤）应对他们的冷漠负责作出解释。因此，就人类的心理而言，这是一种基本的态度，但它不必是有意识的或有明显特征的。如果这种欣赏是温和的和未受妨碍的，而且没有什么东西会马上对它产生威胁，那么就没有理由认为人们应当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态度就会像他们对使用他们的四肢或用他们的母语讲话的态度那么自然。就朴素的保守主义而言，保守主义者呼吁这种基本的态度并现实地希望得到理解。朴素的保守主义珍视并力图保护经过考验的和正确的东西。之所以两者缺一不可，是因为只经过考验的东西赞成的东西不多，反对的东西却不少，也是因为正确的东西要被表明的确是正确的，就需要经受考验，并一再地接受考验。

当然，朴素的保守主义只是人们所持的一种基本态度。好奇心、喜欢冒险、挑战极限就是许多其他态度中的一些。社会或

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中会合理地重视这些基本态度中的这一种或另一种,就如同重视许多其他的态度一样。如果经过考验的和正确的良善生活的条件受到了威胁,重视保守主义的态度就是合理的,因为那时它们需要得到保护。尽管如此,那样做还需要认识到威胁,理解它的性质,找到避开威胁的方式并选择最佳的方式。在面对诸类威胁时,朴素的保守主义必须转变成反思的。

因此,朴素的保守主义的根源在于对过良善生活必不可少的条件的非反思的欣赏,在于当这些条件受到威胁时保护它们的愿望。如果出现了威胁,朴素的保守主义就必须转变成能够应对这种威胁的反思的保守主义。因此,要理解保守主义,就有必要理解欣赏、恐惧和反思的性质,是它们导致了基本的态度。^⑧

朴素的保守主义

生活是平衡顺境和逆境的结果,这一点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历史上有这样的时代和地方,其时其地诸事顺畅,不少人除了应对逆境还有足够的精力享受他们的生活。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兰西、从拿破仑战争中死里逃生的英格兰,以及——我认为——二战后的美国就是这样的例子。生活不只对有特权的少数人,而且对过着平常日子的普通百姓也是美好的。那里有序、安全、繁荣以及对未来将会比过去更好的并非无根据的希望。统治者并不统治得太坏,特别是与邻国的统治者相比较,而被统治者也能够无需受太多干涉地过他们的生活。当然,出生、性交、死亡,还有——说得不动听一点——成熟和老化、劳动和休闲、幸运和不幸、义务和快乐、贫穷和奢侈,如此等等,构成了人类生存的永久的组织。日子过得不错是因为这些不可避免的基础被应对人类状况的传统方式文明

化了,这些方式提供了在诸事顺畅时享受生活,不幸降临时适应不幸,私人的和公共的危机出现时处理危机,以及追问生活难免会包括的忙忙碌碌的意义和价值时回答这些问题的历史悠久的形式。这些传统方式并没有使每个人的生活变好,但它们澄清了是什么使得生活变好,并使得许多人有可能达到这种美好的生活。

现在来看看生活在这种时候并享受它的好处的人们的处境。他们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必须失去他们十分想要保持的某种东西。他们想要他们的生活没有实质性变化地继续下去。与陌生的、试验性的东西相比较,他们喜欢并宁可要熟悉的东西,这不是因为他们缺乏热情和活力,而是因为他们欣赏已经拥有的东西。他们为熟悉的东西找到了最好的理由:正是它使他们的生活变好。如果只赢了小利,而输了将会危及他们有十足的理由去珍视的东西,那他们为什么要去冒险呢?在使得他们成为朴素的保守主义者的两种动机中,这种处境中的人们必有其中的一种。

迈克尔·奥克肖特把这种动机描述成“使用和享受唾手可得的東西而不是希望或寻找其他的某种东西的倾向;喜欢现在的東西而不是过去的或可能会出现的東西的倾向。反思会暴露出唾手可得的東西的相应的令人愉快的一面,并导致接受过去的馈赠和遗产;但对过去和已经消逝的东西的盲目崇拜是不存在的。受到尊重的是现在……这是适宜于强烈地意识到正在失去已经学会去珍惜的某种东西的人的倾向;这种人有一定程度的享受机会,但并没有丰富到不需要关心失去的程度……因此,成为一个保守主义者就是宁可要熟悉的东西而不要未知的东西,宁可要经过考验的东西而不要未经考验的东西,宁可要事实而不是神话,宁可要现实的而不是可能的,宁可要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宁可要附近的而不是远处的,宁可要足够的

而不是过多的，宁可要便利的而不是完美的，宁可要现在的笑声而不是乌托邦的狂喜”^⑩。

必须立即加以补充的是，历史上这样的时期，即适合这种动机的时期是罕见的，而且当这种时刻出现时，大量的人并没有享受到它的好处。即使朴素的保守主义是那些足够幸运地生活在这种时期并从中获益的人们的一种可以理解的而且也许是合理的态度，许多人仍然有很好的理由要求变革当前的状况。尽管如此，这些理由并不必然使他们成为朴素的保守主义者这一点变得不合理。

首先，虽然历史上的好时光确实是罕见的，并不那么坏的时光却并非罕见。存在而且曾经存在过大量稳定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有充分的虽然是有缺陷的秩序、安全、繁荣，以及使人口中的相当大的部分过上过得去的生活这样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的希望。的确，当前某些状况引起了实际的障碍，但克服这些障碍并不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许多人已经在这一点上取得了成功。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19 世纪的美国、魏玛时代的德国、世纪末的法国以及遍布在最繁荣的西方工业国家——加拿大、丹麦、意大利、瑞典和瑞士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晚近的历史都是这样的情形。的确，在所有这些并非那样坏的社会中都存在过而且存在着明智的人们想要变革的许多状况。但这些状况是与应当合理地加以保护的状况并存的。朴素的保守主义并不是对一个社会中所有现存的状况不加甄别地接受，而是只接受那些使生活变得更好的状况。

其次，想要保护良善生活的条件，这不但对那些从中受益的人是合理的，而且对那些未从中受益的人也是合理的。因为如果不是通过把有利的条件扩展到迄今为止未从中受益的人们身上，又有什么其他办法能使那些生活得不好之人的状况得到改善呢？然而，那样做就要求保护那些条件。因此，朴素的保守主

义不但对于那些享受生活的人,而且对于那些希望在未来享受生活的人也是一种合理的态度。进而言之,朴素的保守主义者将会被激发起来,不仅去保护使他们有可能享受生活的条件,而且把这些条件扩展到他们社会中其他人身上。几乎没什么可失去的人越多,他们对现在和未来的良善生活依赖于其上的条件的威胁就越大。

对于那些被其社会中没有从目前的安排中获益的人们的不幸激怒的批评者来说,这种态度似乎是冷酷无情的。这些批评者针对的是贫困、歧视和不正义,他们谴责他们的社会接受这种现状。这些批评者在这一点上判断有误。当然,他们正确地指出了他们的社会的弊端。但是他们错误地忽视了,在当代西方社会,这种弊端影响了也许10%到20%的人,而目前的安排能够使80%到90%的人过上良善生活。为社会中如此高比例的人口保证这种可能性,这是一个巨大的和历史上罕见的成就。当然,如果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自然更好,而且社会应当致力于减少不幸,改善幸运者的地位,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但是,根据没有从它的安排中受益的少数人来判断一个社会,而无视从中受益的大多数人,却是一种不合理的偏见。这种偏见导致的结果是对伟大的成就吹毛求疵。

那么难道就不存在朴素的保守主义是不合宜的情境了吗?当然是有的,那就是历史上糟糕的时期:当时的安排是如此恶劣,对生活的享受只限于如此稀少的人,对于呼吁急剧变革的如此多的人来说,美好未来的前景是如此渺茫。在这样的时期,正如在纳粹德国和斯大林的俄国,冒险就是合理的。然而,正如革命史所昭示的,冒险会导致失败。急剧的变革会使坏的事态变得更坏,正如1917年的俄国革命和1979年的伊朗革命。

如何把历史分摊成太平盛世、不那么坏的时期和彻底糟糕的时期,这是一个无需在此讨论的难题。但是,即便在最好的时